

上尉的女兒

上尉的女兒

譯文叢書

普式庚選集

孫用譯

上尉的女兒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版初月四年七四九一
版再月一十年九四九一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許 不

者 行 發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
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

者 刷 印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書 叢 文 譯
兒 女 的 尉 上
著 庚 式 普
譯 用 孫

元 九 價 定



A. S. Pushkin (1799—1837)

世界語譯本序

A·S·普式庚（一七九九至一八三七）不但在俄國，連在國外也一樣有名，所以再
來向讀者說明他的文學活動的意義，實在並非必要。然而讓我們注意一下他的歷史作品
的特質，倒也不算多餘。

俄國批評家艾恆伐爾特說起普式庚的散文，稱之爲『幾何學的』，因爲普式庚永遠
畫出了真實生活之精密的，同時又是簡明的圖畫。在他的散文中，沒有感傷，只特別顯着生
活本身的驚人的素樸。這在他的歷史作品如此，在他的其他的散文也同樣。從普式庚的傳
記中，我們知道，在他於一八三三年寫作上尉的女兒之前，他曾經訪過發生蒲格卓夫之亂
的伏爾加河附近的城鎮；他在那裏研究檔案，採集民間的傳說和那一時代的同時人的回
憶錄。以他的極高的藝術的直覺，普式庚畫出那一時代的完全明晰的圖畫，似乎是自然而

然地寫作最簡潔又最直白地在紙上記下了那時的風俗習慣的，以及準確地反映於他詩人的想像中的那時的人物的特性。他似乎自己就生活於他所講述的人們之中，似乎自己觀察了他們的生活……他的工作不過是選取了這樣的或那樣的『描寫方法』，而且這一次，他也以他的天才，不知不覺地選取了他的最常用又最簡單的方法，在讀者眼前復活了歷史上的一時代，滿是與生活一致的真實。其實，普式庚的寫作方法，一般在歷史作品中，特殊是上尉的女兒，他的風格顯着最可驚的素樸。在上尉的女兒中，普式庚更愛用輕快的簡短的語句。以他的這樣的風格，他不但與他的一切先輩不同，連俄羅斯散文之父，寫作美麗的精鍊的長句的喀拉謨靜也不能例外，而且也與他的許多後輩相異，例如L·托爾斯泰和I·屠格涅夫，他們的風格就多少有冗長的文句。再則，L·托爾斯泰稱上尉的女兒為普式庚的全部作品的最高峯。

M·希特洛美斯加亞 ●

世界語本譯者，是一位俄國女士，她的態度是很認真的。全書中有她加的小註六十餘條，很有助於本書的讀者，也經全部譯出，附於每章之後，註明『原』字。其他的以及在『原註』之後補充的註解，則都是轉譯者所加上的了。

從小注意誠實（諺語）

第一章 近衛軍中士

明天他就是近衛軍上尉了……

——『不，他還得再服務於軍隊。』

說得好呀！這也讓他懊悔

……

可是，他的父親是誰……？

——克涅什甫 ●

我的父親，安得烈·彼得羅維支·格里涅夫，少年時在米尼赫伯爵部下服務，在一七

××年當『陸軍少校』的時候解職。從那時起，他就住在辛比爾斯克城。自己有田產的鄉下，同一位當地窮貴族底女兒，阿芙多恰·伐西列芙娜·約……結婚。我們一共九個孩子。我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就死了。虧了我的近親，近衛軍少校B親王底熱心的幫助，我已經在謝米諾夫團登記爲中士了。我是作爲在假的，一直到我求學的年限滿了爲止。在那時代，貴族底孩子們並不像現在一樣教育。在我五歲之後，他們將我的教育托付了馬夫薩佛里伊支，看他的行爲正直，就叫他做了我的保護人。他照管到十二歲，我學習了用俄文讀和寫，也能夠十分正確地判斷獵兔狗底一切性質。那時，我的父親又給我僱了一個法國人『莫屑』。蒲伯勒他們從莫斯科請了他來，隨身帶來了夠用一年的葡萄酒和橄欖油。他一來，很使薩佛里伊支不高興，

『要謝謝上帝，』他埋怨道，『這孩子是，洗，梳，吃，都很好了。爲什麼還要白白花錢，僱一個『莫屑』，難道自己的人還不夠用麼！』

蒲伯勒先生在他本國是一個理髮師，後來在普魯士當兵，最後他到俄國『Pour être』奧啓太爾，還很不明白這一個字底意義呢。他是一個好人，然而很輕佻，又非常放蕩，他的性情中主要的弱點是他對於異性的永遠的熱情；他爲了戀愛招來的打擊並不少，這

使他整幾天歎氣。此外，他又不是（照他自己的說法）『酒瓶底仇人』，那就是（用俄國話說）他喜歡比應該喝的喝得多一點。但是因為在我們家裏，只在午餐喝葡萄酒，也只用小杯，——而且，就在那時候，還常常遇到，當僕人拿了酒瓶沿着桌子走去，好像無意地忘了斟滿這位教師底小杯子，——我的蒲伯勒便漸漸地把俄國的燒酒喝上了癮，不久他簡直比他本國底葡萄酒還愛喝，說是，燒酒對於胃更有益。

我們立刻很好地過我們的共同生活。雖然按照契約，他負有教授我『法文和德文和一切科學』的義務，然而蒲伯勒先生却更喜歡儘快地向我學說俄國話，這之後，我們大家就可以各自從事心愛的工作。我們朋友似地生活着。我甚至於不願有別的教師了。但是不久命運却將我們拆散了，在發生了下面的事變之後。

一天，我們的洗衣婦帕拉須卡，年青，肥胖，麻臉的女僕，同了斜眼的擠牛乳的婢女阿庫利卡，約好了一起到我的母親那裏，跪在她面前，承認了自己的不正當的戀愛，哭哭啼啼地控告那個『莫屑』，引誘了天真爛漫的姑娘。我的母親對於這樣的事情，向來都很嚴厲，所以她都告訴了我的父親。我的父親也照常辦得很有決斷。他立刻命令喊那個無賴的法國人來。他們報告他說，那位『莫屑』正在教我功課。我的父親就走進我的房間來了。蒲伯勒

先生在自己的床上，睡得像無罪的人一樣。我也從事於自己的事情。他們以前給我從莫斯科買來一張地圖。牠掛在牆上，完全不曾用過，牠的面積之大和紙張之佳，引誘了我好久了。我決意將牠做一隻風箏，乘了我的教師睡着的時候，我就開始我的工作。當我的父親進來的一刻兒，我正在好望角上裝一條樹皮做的尾巴。一看見我的這地理課，我的父親就拉了我的耳朵，即刻很快地走到蒲伯勒先生那裏，一點不客氣地喊醒了他，痛罵了他一頓。蒲伯勒先生完全糊塗了，想站起來，却辦不到。這可憐的法國人醉得像一個死人。犯罪犯了十次，——責罰只有一次！我的父親抓住他的項頸，從牀上拉起，擲出了房間，就在這一天，將他趕出屋子，這使我的保護人薩佛里伊說不出地開心。我的教育也如此結束了。

我很自由地生活，歡喜做鴿子的遊戲，又同院子裏的孩子們玩跳背戲。
我滿了十六歲了。那時候我的生活改變了。

秋天的一日，我的母親在客廳裏煎蜜餞，我舐着嘴唇，斜視着那些甜美、泡沫我的父親坐在窗邊，讀着他每年定閱的『皇家年鑑』。這一本書時時使他發生強烈的印象，他從來不曾毫不介意地讀過，總是讀一次，就引起一次他的憤怒。我的母親，已經熟悉他的一切脾氣和習慣，老是想盡方法藏起這本不幸的書，所以這一本『皇家年鑑』常常幾個月不

在我父親眼前。但是假如他終於湊巧發見了這書，他就整整幾點鐘不肯放手。於是，我的父親讀着這『皇家年鑑』，時時聳着肩頭，含糊地說着：『陸軍中將！……在我的連部裏，他還是中士呢！……兩種俄國勳章的騎士！……很久以前，我們不是在一起……？』最後，我的父親將這『年鑑』丟在榻上，深深地思索着，顯出了什麼都不好的預兆。

他忽然轉過來，向着母親：

『阿里多恰！……伐西列芙娜，彼得幾歲了！』

『他剛十七歲起頭呢，』我的母親回答道，『彼得生的那年，正是娜斯塔霞·格拉西莫芙娜伯母一隻眼睛瞎了的那一年，那時候還……』

『好，』我的父親打斷了她。『已經到了他服務的時候了。他在女僕底房間裏和鴿棚裏糟塌掉的時光也夠了。』

關於我們不久就要離別的思念，很打擊了我的母親，她竟將匙子落到鍋子裏，眼淚也流在她的臉上了。

與這相反，我的熱情却不容易描寫。到軍隊去服務的思想，同了對於自由的觀念，同了彼得堡①的生活底歡樂，在我的頭腦裏聯結在一起了。在我的想像中，我已經是近衛軍軍

官，這，我以爲是人生幸福底頂點。

我的父親向來不歡喜改變他的決心，也不願意延擱起來。我的出發的日期也定了。前一天，我的父親說，他要我帶一封信給我的將來的長官，要拿鋼筆和紙。

『不要忘了，安得烈·彼得羅維支，』我的母親說道：『替我向B親王問候。也請你寫明，我希望他不要拒絕對於彼得的好意。』

『胡說！』我的父親回答道，他的眉頭皺着了。『我爲什麼寫信給B親王呢？』

『你不是說，你要給彼得底長官寫信嗎？』

『唔，是的！』

『那麼彼得底長官正是B親王啊。彼得是已經在謝米諾夫團登記了的。』

『登記了的！他在那裏登記，與我什麼相干？彼得並不到彼得堡去。在彼得堡服務，他能夠學些好的什麼呢？放蕩而且浪費！不，他應該到軍隊①裏服務，他應該學拉絳②去，他應該去嗅嗅火藥氣，做一個兵士，不要去當近衛軍的浪子。他的護照在那裏拿給我？』

我的母親就去尋找我的護照，那是同了我的行洗禮的小衫一起放在她的小箱裏的，又用了顫抖着的手，交給父親。父親注意地讀了一遍，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就起頭寫他的

信

好奇心使我受苦了。假如不到彼得堡去，那麼送我到那裏去呢！我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的父親底筆，可是他的筆却移動得很慢。終於，這信同了我的護照一起裝在封套裏，他封好了，除下眼鏡，叫着我說：

『這是給我以前的同伴和朋友安得烈·卡爾羅維支·R.的信，你到奧倫堡去，在他的部下服務。』

於是，我的一切光明的希望都破碎了。代替了彼得堡歡樂的生活，等着我的是遠遠而且野蠻的外省底孤寂和厭倦。一刻之前使我那麼熱心想望的服務，現在對於我，却似乎成了極大的不幸了。然而還能夠抗議麼？

第二天早晨，在大門底階前，停着一輛旅行用的篷車；他們都放在裏面了；我的提包，我的行李，還有一包一包的餅乾和糖果，溺愛的家庭底最後紀念品。我的父母給我祝福。我的父親對我說道：

『再見，彼得！去給你宜過奮的人忠心服務，服從長官，不要請媚求他們的贊許服務的時候，不要搶在別人前面，但是也不要躲避盡你的本分，記住我們的諺語：時時注意新衣，從

小注意誠實。」

我的母親哭着吩咐我，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又反覆地對薩佛里伊支說，要他永遠好好地看顧這孩子。他們給我穿上了兔皮褂子，又罩上了闊裾的狐皮外套。我同薩佛里伊支一起上了車，走了，流着很多的眼淚。

就在那一天晚上，我們到了辛比爾斯克，我們要在那裏停一天，買一些必需的用品：托了薩佛里伊支去買辦。我在旅館裏租了一個房間。早上，薩佛里伊支到店舖去了。因為老是望着窗子外面泥濘的小街，不禁討厭了，我就在這旅館底各房間裏走來走去。走進枱球房，我看見了一位身材高高的先生，大約三十五歲，生着長而黑的唇髭，穿一件哈拉脫，⁽¹⁾₍₂₎手中拿着球杆，嘴裏含着煙斗。他正同枱球記數人一起玩着，如果打勝了，就給他一小杯燒酒；打敗了，就要四隻腳地爬在枱球下面。我站住了，看着這遊戲。繼續得愈久，四隻腳的爬行也愈多，終於這記數人伏在枱球下面不動了。那位先生對他說完了幾句作爲他的墓誌銘的侮辱的話之後，就向我提議，同他玩。我拒絕了，說是我不懂。這顯然使那人奇怪了。他似乎憐憫地向我望着；然而我們的談話却繼續下去。我知道了，那位先生底姓名是伊凡·伊凡諾維支·祖林，他是輕騎兵上尉，這次到辛比爾斯克來徵募新兵，就住在這旅館裏。祖林很客

氣地邀我同他一起午餐，按照兵士的習慣，我很願意地答應了。我們到了餐桌邊，祖林熱心地喝着，也請我喝燒酒，又堅持着，要使我熟習軍人底職務；他講述了許多軍隊裏的故事，幾乎使我大笑得跌倒了，我們吃完了午餐，已經像是真正的朋友了。那時候他又提議教我打枱球。

『對於軍人，』他說道，『這當然是必要的。例如，當行軍的時候到了一處小城，幹什麼好呢？並不是永遠可以殺猶太人。』^①^②他就不期然而然地走進旅館，玩起檯球來。然而一講到玩，就應該知道怎麼玩！』

我很被他說服了，就熱心地開始學習。祖林高聲地贊許我，驚異我的迅速的成功，在練習了幾回之後，又提議用錢來玩，每一次以一個格羅仙 ^①^②計算，目的並不爲了贏錢，只爲了無錢不玩，因爲這，照他的意見，是最壞的習慣。我也接受了這提議，其時祖林又叫拿甜酒來，勸我嘗一嘗，反覆說明，一個人應該熟習他的服務，而服務難道可以沒有甜酒的麼？我依了他。我仍舊繼續玩球。我愈多喝我的小杯，我的膽子也愈大。我打過去的球時時落在沙外；我發火了，罵那個計數人，只有天曉得，他怎麼計算；一小時一小時地我加高了玩球的點數，——總而言之：我像壞孩子似地任意胡行了。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，祖林望一望鐘，放下球

杆，說是我輸了，欠他二百盧布。這使我稍稍昏亂了。我的錢都在薩佛里伊支那裏。我請祖林先生原諒我。祖林打斷我道：

『不要緊。不要着急。我可以等着現在讓我們到阿林奴須卡那兒去！』

幹了些什麼呢？我結束這一天，正如開始那樣放蕩。我們在阿林奴須卡那裏晚餐。祖林時時刻刻斟酒到我的小杯裏，反覆說明，凡人應該熟習他的服務。離開桌子，我幾乎站不住腳了。夜半，祖林送我到旅館裏。

薩佛里伊支在階前接我。他大聲歎着氣，看到了我的熱心服務底顯明的痕跡。

『你變了什麼了，先生？』他高聲說道，『你從哪兒灌得這麼多啊？』哈，我的上帝！從來也不曾犯過這樣的罰呀！』

『不要響了，該死的老頭子！』我含糊不清地說道，『也許你自己喝醉了！睡覺去……扶我到牀上去！』
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來了，頭痛。模糊地記起了昨天的事情。我的沈思默想被薩佛里伊支打斷了，他拿了一杯茶到我的房間裏。

『太早哇，彼得·安得烈伊支，』他開始說了，搖着他的頭，『你放蕩還太早哇。——你